

A Collection
of Chinese
Prose
Since 1949

新中国
散文典藏



第十卷

The Tenth
Volume

主编 王景科



山东友谊出版社

新中国 散文典藏

第十卷

主编 王景科

 山东友谊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新中国散文典藏. 第 10 卷 / 王景科主编. -- 济南:
山东友谊出版社, 2015.3

ISBN 978-7-5516-0786-5

I. ①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7496 号

封面图: 田忠泉

责任编辑: 王 谦 陈 菁

艺术设计: 姜海涛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: www.sdpress.com.cn

出版发行: 山东友谊出版社

地 址: 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2

电 话: 出版管理部 (0531) 82098756

市场营销部 (0531) 82098035 (传真)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640mm × 960mm 1/16

插 页: 6

印 张: 26.75

字 数: 294 千字

定 价: 75.00 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)

策 划：丁建元

主 编：王景科

编委会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

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

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

目录

素素

洛古河的寂寞 /001

最后一片野性草原 /005

张立勤

雪又落在草上 /011

刘醒龙

雪在云的南边 /016

庞进

栌阳桥 /019

丁建元

诗人之死 /022

昨天的祖父 /031

故居取灯 /039

张炜

绿色遥思 /046

你的树 /055

盼雪 /070

田野的故事 /073

王剑冰

绝版的周庄 /084

文明 /087

写意渤海湾 /091

王延辉

人知其乐 不知其悲 /097

把个“儒林”看懂 /100

人在关口 /103

叶兆言

一百年前的南京 /106

家书抵万金 /113

民间的相册 /122

闲话章太炎 /131

池莉

买酒记 /136

盛夏之妖 /142

一个人的火车 /146

南帆

马克思之墓 /149

无限玄机 /156

郑汉明

乡野旧事 /160

铁凝

车轮滚滚 /171

草戒指 /179

洗桃花水的时节 /184

又见香雪 /190

潘刚强

在沈从文先生墓地 /196

荒原

忘忧之心 /201

两个老大吃西瓜 /204

陈丹燕

欲望的车站 /205

街心花园的舞蹈者 /212

时代咖啡馆 /217

水边的老酒店 /223

蔡飞跃

熏沐在宋元大港岸上 /228

祁玉江

怀念老屋 /235

耿翔

鼎湖山记 /243

李登建

平原的时间 /248

裘山山

从往事门前走过 /253

黑白人生 /261

四十年前的爱情 /268

鲍尔吉·原野

头发 /274

书外的景象 /277

王三 /280

月光下的白马 /283

廖华歌

倾听生命行走的声音 /286

严春友

大自然的智慧 /289

敬畏自然 /305

尚贵荣

走遍内蒙古 /313

张锐锋

月亮 /326

龙宏伟

三峡情 /367

邱玉超

说文解字——两个朝代的三个女人 /378

唐涓

写给深秋的香山 /387

穆涛

续短制 /391

徐鲁

超越象牙塔 /398

棕叶的旋律 /403

素

素

洛古河的寂寞

那天早上,我刚刚从北极村的白夜里醒来,两个北京来的记者便约我去洛古河。洛古河是黑龙江的源头,在此之前,我从未去过一条河或江的源头,我知道它是一个微妙的开始,水流不会十分喧闹,清清的,缓缓的,潺潺的,像一支从夜里飘过来的曲子。黑龙江的源头是什么样子呢?我说,太好了,我终于可以看见源头了。

黑龙江流到北极村时稍稍向北拐了一个弯儿,就让它变成中国最北的村。洛古河与北极村遥遥相望,它的意义则是一条江的源头。一个上午,我们的车子就穿行在大兴安岭森林里,穿行在北极村与洛古河之间,有一种脱俗的感觉,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天赐。

这就是洛古河吗?我以为这里一定有一条河,可是洛古河不是河,而是个小村。也许这儿过去确曾有一条河,后来消失了。远远看去,它静如处子,像电影里的布景,或者是一幅水彩画,山树无声,江水无语,木克楞小屋,木栅栏院子,梦幻般散落在那片安谧之中。

有一阵子,我不忍向那里走,而车子没有停下,黑色的奥迪如从红尘中抛过来的一粒石子,呼啸着从村子中间穿了过去,直驶江边的渡口。我们下了车,就有艇载着我们驶向叫做源头的地方。

这基本不能叫源头。从上游流过来两条河,一条是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,一条是俄罗斯内河石勒刻河,两支水流,像两个沉默的人,约好了在此相聚。它们来到这里,仿佛就是为了结束自己,结束自己为的是让另一个自己诞生。于是,洛古河成了两条河之尾,一条江之头,洛古河成了生死相接的地方。然而物质是不灭的,那两条河其实仍在流淌,它们的生命因为黑龙江而更加辉煌,黑龙江因为它们的加入,而成了世界第十一大河。关于这条大河的故事太多了,它与长城一样,是血肉筑的,最终它阻挡了来自西西伯利亚的马队,如一柄黑色的长剑,让哥萨克从此停驻在江北。

可以说,源头并没有吸引我们,那只小巡逻艇载着我们在两河交汇即黑龙江起始的地方转了一圈儿,就往回走了。大家都着急上岸,着急去洛古河村。这个村是中国最边远的小村之一,它对我们更有吸引力。

也许是我们坐的那辆小车太扎眼了,身前身后总有人围着。村长是个年轻人,他像一间博物馆里的解说员,在街上比比画画就把一个村指给我们看了。

村的历史据说有100年,至今才有40多户人家。普及小学教育,6个年级一共27名学生,一名教师,两间教室。教师是从内蒙古跑过来的盲流,有一只眼不知为什么失明了,每天他要用一只眼睛分别给6个年级的学生上课,一、三、五年级在一间教室,二、四、六年级

在一间教室,上课的抬头听课,不上课的低头自习。两间教室门前有一块大大的操场,操场上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篮球架,细铁丝做的篮筐已经被球砸歪了。

村里没有电话,却有有线电视,能收5个台。村的旁边有个四连,还有个航标站。省长在1994年来过,因为那年这里发了大水。小村长之前是老村长,山东潍坊人,30年前因为饿因为挨斗就举家往北走,走到头了才不走了。他来时这里只有五六户土著,全家住了3年地窖子,后来住上木克楞房子。老村长姓刘,这个村如今有一大半是他的亲戚。不久前,老村长退休了,和老伴儿在自家屋里开了个小卖铺,进他家的院子挺费事,不是狗来挡你,而是一院子的泥泞。

老汉,一个奇怪的老人,军装,军帽,一双高筒黑水靴,背着手,叼根烟,不言语,只是围着我们坐的那辆奥迪转圈儿看。

于是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。他十几岁开始当了两年国民党兵,然后又当了3年八路军,立过3次三等功,所以他的胸前总是并列出三枚旧了的勋章,这也就成了他经常出入四连的理由。去四连是给战士们讲战斗故事,连长就请他喝酒,一喝酒,他就大骂,战士们就得抬他回家。战士们大都是南方人,每年都有复员回南方的,回南方得穿T恤,就把所有单的棉的军装都送给他,他就一年四季有军装穿。除了四连,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村口,他要在村口等上级来人,上级不来人他就借着四连的酒劲乱骂,上级来人了他就更骂,他围着上级坐的小车蹦高骂。

这个村子太小了,太死寂了,有一点声音就十分响亮,所以谁都能听见刘老汉的骂。有一次,部队丢了一匹马,他又骂个不止,说这

么个毬地方还能出毛贼,还能偷到部队上去,反天了!他的骂成了一种号角和命令,全村的人都撒出去帮助部队找马。后来知道,那匹马谁也没偷,是它自己进林子开了几天小差。刘老汉的骂很有名,那天正骂着叫县长给碰上了,县长请他进了一次漠河县城,想必也是喝了酒,从县里回来就老实了,变成一个沉默的人。我们去时坐的就是县长的车,他认识,所以他就凑上前了,但他看了一眼就背着手走了,边走边回头望。那个中午,我们在四连吃的饭,吃饭时四连有人讲:刘大爷怎么没来?

边远的地方尽管天广地阔,却有另一种狭小,那就是寂寞。寂寞可以让人发疯,水也是因为寂寞而离开源头的。我一直不能忘记老人的背影,他应该经常再去四连,去了四连他才有年轻的感觉,喝了酒他才能够痛痛快快地骂,这样他可能就不寂寞了。

洛古河在边远的地方。

最后一片野性草原

尽管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，不去非洲却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一道藩篱。在近二十年的出行记录里，曾去过欧洲、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，可我从未制定过旅行非洲的计划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非洲不是随便可以闯入的地方。那里靠近赤道，阳光炽烈，或大漠无边，干燥而死寂，或水深草长，荒凉而神秘，只有动物和土著可在其中过着相守相安的日子，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外来者，那里绝非一个安全之所。不要以为这是出于个人偏见，而是我的脑子里有一根不喜欢冒险、不习惯刺激的神经。

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，那就是非洲的生存状态让我紧张，也让我心疼，不想走到近前去直面它。二十一世纪，非洲向这个世界传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。干旱与瘟疫，引发的是饥饿与疾病；贫穷与动荡，引发的是政变与抢劫。一直是许多探险家、旅游者心向往之的非洲，如今或许成了地球上的最令人不安的角落。我不是戴安

娜,面对病苦的非洲难民和儿童,可以拿出巨额善款,我也不是朱莉,可以领养黑人孤儿。如果看见了那些骨瘦如柴的生命,我只会为自己的无奈而落泪,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。

与许多小资女人一样,我想专门去一次西班牙和葡萄牙,然而这两个大西洋岸边的国家一直被我留在计划里,当有一天买了机票成行,我会从西班牙转道摩洛哥,就算我去过了非洲。我承认,这是受了《北非谍影》(即《卡萨布兰卡》)的蛊惑,在短暂的行期里,我将在里克酒店坐上片刻,喝一杯味道纯正的咖啡,听黑人钢琴师弹那支令人无限忧伤的曲子。由亨弗·莱嘉和英格丽·褒曼一起演绎的爱情与战争,当年曾揪紧了多少女人的心啊。

非洲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,就是乞力马扎罗山了。最早是通过海明威的小说知道它,其后是通过小说改编的电影望见了它。土著视之为神山,外来者称之为非洲之脊。我认为,把乞力马扎罗留在这里,实在是造物主对非洲大地的眷顾。尤其是覆盖在山上的那些雪,在太阳的烘烤下,已经石化了的雪花,便暗暗融化成白色的乳汁,灌溉着这片隐有亘古之谜的大陆。

达尔文曾断言,非洲是人类的摇篮。此说一出,整个世界都怔住了。心潮平静之后,便有无数的的好奇者向非洲走来,肤色与种族各不相同的人们,像回到同一个祖先背井离乡的老宅后院,在乞力马扎罗山下,寻觅生命最初的讯息。

从非洲东部的大裂谷就可以看出,火山和洪水,曾将山川的肌肤撕扯得千疮百孔,自然与造化,却让这里变成了母亲强健的子宫。正因为这样,广袤的非洲大草原,在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滋养下,不只有

人类在歌声中起舞欢唱，更有动物在奔跑中嘶鸣吼叫。

曾几何时，非洲成了艺术家放飞奇思异想的地方，成了科学家考量生命与生态的露天教室。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，读者最多的应该是中国人，因为当年的中国很少有人敢走得这么远。《动物世界》，观众最多的也应该是中国人，因为中国的纪录片制作商舍不得出太大的价钱，也就没有谁会为一个镜头而在草丛里耐心地蹲守。

据我所知，中国也不断有人去过非洲。早些年是国家派的援建铁路工程队或支非医疗队，在马季和姜昆的相声里，已经把他们渲染得广为人知。现在去非洲的人多了，面孔也复杂了起来，有的是去做生意，有的是去旅行。在旅行的队列里，有一支行迹特殊的人物，他们不是闲着没事儿来看非洲的玩家，而是背着专业器材来拍非洲的摄影家。他们不止来一次两次，而是一次又一次。他们的拍摄对象不是人，而是那些尚未绝种的非洲籍野生动物。坐着电车去动物园，这是小时候的故事，打着飞机来非洲大草原，这是懂得珍惜之后的选择。

非洲大草原以自己的丰腴，犒赏了这些以相机快门辛勤捕猎的劳动者。于是，在我的手中，就有了这本比收获稻穗还有成就感、比挖出金块还有财富感的《灵性原野》。

然而，看着画册里的主角们，我突然有一种疑惑。在这个地球上，有成千上万种动物，有成千上万种植物，人类夹在动物与植物之间显得特别怪异，或者说特别多余。尽管有进化论之说，将人与猿扯在了一起，可我总觉得有点生搬硬套，人类更像是另一个星球的来客。这个地球正因为人类的插入，变得越来越拥挤，也越来越退化，